

日经集团收购《金融时报》

总共花了8.44亿英镑,着眼全球化战略及数字化趋势

英国培生教育出版公司与日本日经集团23日共同宣布,培生公司同意以8.44亿英镑(约合13亿美元)的价格,向日经集团出售金融时报集团,包括老牌知名财经媒体《金融时报》。

这是日本媒体迄今规模最大的一笔海外收购。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法,《日本经济新闻》与《金融时报》将实现财经媒体史无前例的“强强联合”。

据新华网国际客户端

日经集团收购《金融时报》强强联合推转型

培生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法伦说,公司为能够拥有《金融时报》将近60年而感到自豪,但现在是时候让这家世界主要的财经日报换个东家了。“在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爆炸性增长的驱动下,我们已经到了媒体产业的一个拐点。在这一新环境下,要确保《金融时报》在新闻和商业上取得成功,最好的方法是让它成为一家全球性数字新闻企业的一部分。”法伦在一份声明中说。

据日经集团介绍,这家企业是亚洲最大的独立商业性媒体集团,主要业务是新闻出版,旗下主要报纸

《日本经济新闻》发行量为300万份。

《日本经济新闻》创办于1876年,“年纪”比《金融时报》大。日经集团运营的媒体业务包括书籍、杂志、数字媒体、数据库服务和广播。这家企业最近重启英文在线和纸媒服务,这是其从日本向亚洲进军战略的一部分。

日经集团董事长兼社长喜多恒雄说,能与《金融时报》共事,他“极为自豪”。喜多说,日经集团与《金融时报》享有相同的新闻观和报道使命。

《日本经济新闻》说,财经信息是在数码时代预期增长的领域,两大

媒体有望充分利用各自的客户基础,进一步推动数字媒体事业。

日经集团此次收购的资产包括《金融时报》报纸、《金融时报》网站、《金融时报》中文网以及《银行家》杂志等资产,但不包括金融时报集团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总部大楼及其持有的50%经济学人集团股份。这笔交易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完成。

彭博社先前报道,《金融时报》的卖价可能高达16亿美元左右。

法伦说,出售金融时报集团后,培生公司将百分之百专注于全球教育产业。



这是7月24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当天出版的《日本经济新闻》报,日本经济新闻社收购英国金融时报集团的消息刊登在头版 新华社/路透

观察

日经新闻为何大手笔收购《金融时报》?

从两者的财务报表来看,2014年日经新闻销售额达3000亿日元,但净利润仅为102.9亿日元。截至2014年底,日经新闻现金储备为1030亿日元,加上有价证券等资产也不足1400亿日元。而《金融时报》去年利润约为46亿日元。由此可见,日经新闻的现金流还未充足到收购《金融时报》的地步,同时收购价格也远超过《金融时报》的实际盈利能力。

既然如此,日经新闻为何还要收购《金融时报》?分析人士认为,日经新闻主要是考虑到其全球化战略以及新媒体时代扩大数字业务的需要。在这两方面,《金融时报》能够为日经新闻带来的潜在价值远大于直接的现金收益。

作为一家日本企业,日经新闻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仅在日本通行的日语,随着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

和和读者数量减少,日经新闻本土销量下滑,亟待开拓海外市场。

来自英国的《金融时报》超过三分之二的付费用户来自英国以外,不仅在英语世界用户远远多于日经新闻,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也更为深远。

此外,《金融时报》中文网在中国的本土化相对成功,接受度和知名度均高于日经新闻中文网,这对一直未能广泛打开中国市场的日经新闻来说也十分具有吸引力。

在应对数字化趋势方面,《金融时报》走在了日经新闻的前面。该报于1995年推出电子版,截至目前数字订阅用户占其总用户的70%。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教授根来龙之认为,《金融时报》成功推进的电子版收费模式正是日经新闻期待的理想模式,为日经新闻未来推进电子版提供了参考。

《金融时报》付费阅读模式受到挑战

《金融时报》创办于1888年,最初有4个版面,以伦敦金融城为读者群。从1893年开始,《金融时报》大胆创新,使用粉红色印刷纸,成为报摊上最显眼的报纸。1957年,《金融时报》被培生公司收购,至今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出版,纸版和电子版销售量达72万份。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财经新闻学教

授史蒂夫·席费尔斯说,《金融时报》较为成功地适应了互联网,它依靠独家消息成功地让人们订购这份报纸的网络版。席费尔斯说,《金融时报》网络版的订阅人群使得广告商能接触到高价值的个人潜在用户。而且,就全球普及率而言,《金融时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华尔街日报》。

《金融时报》1995年推出网络

版,发行量现已占整体发行量的七成。过去5年,《金融时报》纸版和电子版总发行量增长30%,至73.7万份。其中,电子版付费用户大约50万人;移动用户数量增长迅猛。

不过,席费尔斯指出,《金融时报》的付费阅读模式正受到大量免费财经信息网站的挑战,相对于竞争对手,付费模式将可能限制它将来的发展。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子女的苏联岁月

今年4月,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著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均到场领取了奖章。

据报道,他们当时都生活在俄罗斯西部城市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曾住过许多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如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我们试图通过梳理史料和回忆录,回顾他们那段鲜为人知的苏联岁月。

毛岸英、毛岸青:

少年被送出国 毛岸英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3个儿子。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专程接他们去苏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康生将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带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由杨承芳带回上海。1936年底(一说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入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是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曾担任苏军坦克连指导员。这一说法,现查到最早是金振林在所著的《毛岸英》中所写的。

此外,还有郭智荣所著的《毛岸英之歌》、毛新宇所著的《我的伯父毛岸英》等,电视剧《毛岸英》也持同一说法。而按照苏方资料,该年苏军中已无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副连长的设置。他此时无法担任这一职务。

至于是否任苏军坦克连指导员虽有异议,但毛岸英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是确定无疑的。

李敏:

哥哥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咱们的爸爸”,她不信

1936年冬,李敏出生在陕北保安县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为了安慰远在苏联治病中的贺子珍,1941年,在李敏5岁时,毛泽东送其前往苏联与妻子团聚。在莫斯科,她见到了两位哥哥岸英和岸青。贺子珍视毛岸英、毛岸青如同己出,母子4人相依为命。贺子珍用牛奶、酸面包和温暖的怀抱,让三个孩子度过了莫斯科数个漫长冰冷的寒冬。

李敏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上学读书。在一个礼堂里,挂着好多国际伟人的像,里面有中国的朱德和毛泽东。有一天,哥哥指着毛泽东的像,告诉李敏“他是咱们的爸爸”,李敏不相信,认为哥哥在骗她。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谈起这件事,包括她的母亲,她不敢相信。

朱敏:

集中营里遭受非人折磨

1926年朱敏降生在莫斯科郊外,正值40岁的朱德留学苏联,国内北伐战争开始时,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朱德也

面临人生转折,回国参战。为了纪念这一年,朱德给女儿取名“四句”,就这样,四句初降人间便离别了父亲,而这一别竟达14年之久。尽管与父亲的团聚来之不易,但在延安与父亲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父亲分别。朱德告诉女儿,她将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去苏联学习,并给她定了规矩:“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1个多月的爹爹,赴苏联学习。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了化名“赤英”。一是防止暴露身份,二是“赤”代表红色,红色英雄,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谁也料想不到,“赤英”这个名字不仅登记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花名册上,也登入了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的囚徒名单中。很快苏德战争爆发,从国际儿童院到明斯克一处农庄养病的朱敏落入德军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她遭受了非人折磨。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回到莫斯科。

朱敏想到当年离开延安时父亲的叮嘱——“你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为国家多作贡献。”她选择了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她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然后进入中学,到1949年读完了苏联十年制的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随后她思想上列宁师范学院。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朱敏认识了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刘铮。

刘允斌:

获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

1925年,刘少奇和何宝珍夫妇的长子刘允斌降生在苦难的中国南部大地上。在血与火中为革命奋斗的刘少奇夫妇,不得不把两岁的儿

子送回湖南宁乡县老家寄养。

1938年7月,党组织把母亲早已牺牲的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这年秋天,13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读书,心灵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滋养。一年后,党中央决定选送一批革命者的子弟去苏联留学。因工作繁忙无暇照料孩子的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送上了赴苏的飞机。

1939年11月,刘允斌等到达苏联莫尼诺,在那里就读一学期后,搬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读书。成绩优异的刘允斌高中毕业后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跨入钢铁学院那年,品学兼优的刘允斌光荣地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的刘允斌转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

1957年10月,冲破重重阻力的刘允斌,背着简单的行李,毅然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

任远芳:

用俄文写信给父亲任弼时

和许多的革命子女一样,特殊的环境使得这些元勋后代从一出生开始,就有着和普通家庭孩子不一样的生活。

1938年任远芳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任弼时当时是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父母因工作需要返回国内,而又无法带她回国,于是把任远芳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苏联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任远芳这一呆就是11年。

1948年8月30日,10岁的任远芳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在

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任远芳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信中父亲告诉任远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许多大胜仗,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并即将解放全中国,告知女儿“你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团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城,那时我们即可经常通信了”。任远芳说,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去世。

瞿独伊:

掩护“爸爸”去莫斯科出席六大

1928年4月,瞿秋白、周恩来提前到苏联,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

同年5月下旬,杨之华携女儿瞿独伊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乘船从上海秘密到大连,再改乘火车赴苏联。杨、李化装成农妇,在过国境线时,杨之华掩护赴莫斯科出席六大的一些代表,就与他们伪装成夫妇,她让独伊喊他们为“爸爸”,7岁的独伊好奇地问妈妈:“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爸爸?”杨之华听后笑了,没有回答。

六大以后,杨之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因为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都很忙,他们就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底,独伊转到离莫斯科较远的一所森林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比孤儿院的条件好多了。1929年2月初,瞿秋白肺病加重,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疗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有点闲暇的瞿秋白开始给女儿独伊写信了。

1935年瞿秋白牺牲时,瞿独伊年仅14岁。